

十三經解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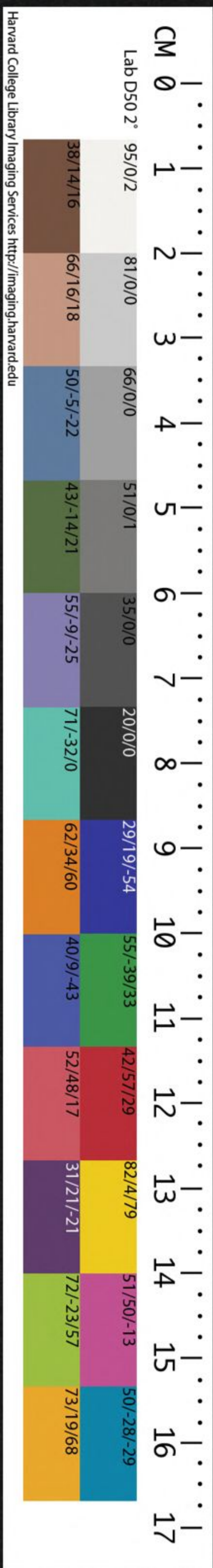
T110/7939(15)

知
37
38-15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NOV 21 1958

十五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夏叔孫豹會
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魚鄭
良霄許人曹人于宋衛殺其大夫甯喜衛侯之
弟鱣出奔晉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
于宋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七年春晉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以
受地必周也諸喪邑謂齊魯宋衛也周密
也必密勿以受地為名使為

餘具車徒以受封

烏餘以地來故詐許封之烏餘以其眾

出封出

使諸侯僞效烏餘之封者而遂執之

盡獲之

皆獲其徒眾

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

以睦於晉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

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叔孫曰豹聞之服美

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為叔孫與慶封食不

敬為賦相鼠亦不知也衛甯喜專公患之公

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

言矣事未可知祇成惡名止也對曰臣殺之

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使攻甯

氏弗克皆死公曰臣也無罪父子死余矣夏

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石

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枕之股而

哭之欲斂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子

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

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鱣實使

之使甯喜納君

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

不肯留及

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

誓不還

託於木

門木門不鄉衛國而坐怨之深也木門大夫勸之

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

出也將誰愬乎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

身不仕公喪之如稅服終身稅即總也服無月數而獻公尋

薨故言公與免餘邑六十辭曰唯卿備百邑

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臣弗敢聞且甯子

唯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

其半以為少師公使為卿辭曰大叔儀不貳

能贊大事君其命之乃使文子為卿文子大

不欲自昭其出奔之由

辭邑辭卿

免餘可免

矣免餘良

臣也後甯

子為公室

也

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

諸侯之兵以為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

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

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

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為盟主矣晉

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

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

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

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為會於宋五月

此說行國
君道長無
虛日矣宋
向戌晉趙
武皆衰世
之才弭兵
亦非盛世
之事

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為介。司馬置折俎禮也。折俎體解節折升之於俎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為多文辭。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丙辰邾悼公至。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成盟載之言兩相然可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戊辰滕成公至。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

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壬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駟謁諸王。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戊寅左師至。是夜也。趙孟及子皙盟以齊言。子皙公子黑肱素要齊其辭至盟時不得復訟爭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為軍。示不晉相忌晉楚各處其偏。伯夙謂趙孟。伯夙荀盈曰楚氛甚惡。懼難。言楚有襲晉之氣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

京山自此為明
之子不幸附會

伯州犁伯
宗之子賢
士也楚不
能用

何。營在宋北東頭為上故晉營在東有急可左迴入宋東門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伯州犁曰：合諸侯之師以為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弃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弃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三？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

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為不信，猶不可，單斃其

死。若合諸侯之卿以為不信，必不捷矣。食言

者不病，非子之患也。楚食言當死，晉不食言故無患夫以信

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

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雖倍楚可也。子

何懼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

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季武子使謂叔

孫以公命，曰：視邾滕。兩事晉楚則貢賦重故欲敝小國既而

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叔孫曰：邾滕

食言有不
病謂食言
則死不止
於病

因宋以守
病謂宋為
地主楚來
病我我則
入於宋城
宋若致死
助我雖背
楚可也
又不及是
猶言不但
是也

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晉楚爭先。爭先歃血晉人曰。晉固為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為晉細。不亦可乎。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為

經先晉不欲使夷狄加中國也

此山曰是盟也
楚人先歃也
謂書先晉晉
有信非也晉
長于諸侯
吳札不歃
晉以楚先
此耳

楚之君臣
已心服於
家矣。听其
言有味哉。

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能歃神人。宜其光輔五君。以為盟主也。子木又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晉荀盈遂如楚。涖盟。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伯有子西

京山曰伯有賦之有下相
流而衆也歸焉
皆非實錄也

當時列國有禮有文有風賦詩在兼昭之世則然定哀以後則已矣宜其以斬而趨戰國也

七子賦詩畢而趙文子分別其可否交縱而能操此左氏章法

晉楚之會可以觀二國大夫之賢不肖七子既賦詩而趙孟評之左氏此章最可玩味

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從。二子石印段公孫段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閭。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子大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

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為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為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公與之邑六十。以

弭兵善名也善名不可亂故諸侯皆來然兵實不可弭也故子罕於其請賞而發之

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左師辭邑。向氏

左氏叙晉楚之事大有分曉不但筆力而已視國語天淵

欲攻司城。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已之子。邦之司直。樂喜之謂乎。樂喜子罕也何以恤我。我其收之。向戌之謂乎。善向戌能知其過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寡。偏喪日寡寡。特也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狐入。曰棠無咎。與東郭偃相。崔氏有疾而廢之。而立明。成請老于崔。崔子許之。偃與無咎弗予。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宗邑宗廟所在。宗主謂崔明成與彊怒。將殺之。告慶封曰。夫子之身。亦子所知

三傳 三傳卷八 二 前二百八十八

慶封崔氏之讎也何為父子皆就而謀之

崔慶皆齊之賊也崔氏失討天生慶封以滅之天道不葬

也唯無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

夫子敢以告夫子謂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

告盧蒲癸盧蒲癸曰彼君之讎也天或者將

弃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崔之薄慶之厚

也他日又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

助女九月庚辰崔成崔彊殺東郭偃棠無咎

於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眾皆逃求人使

駕不得使圉人駕寺人御而出且曰崔氏有

福止余猶可恐滅家禍遂見慶封慶封曰崔

慶一也是何敢然請為子討之使盧蒲癸帥

甲以攻崔氏崔氏堞其宮而守之弗克使國

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其家其

妻縊妻東郭姜復命於崔子且御而歸之至則

無歸矣乃縊終入於其宮崔明夜辟諸大墓

開先人之辛巳崔明來奔慶封當國楚遠罷

如晉泄盟即子蕩晉侯享之將出賦既

醉叔向曰遠氏之有後於楚國也宜哉承君

命不忘敏子蕩將知政矣敏以事君必能養

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初筮實云

卷之三十一 宣公八年 乙 前二百七十一

民政其焉往。崔氏之亂，申鮮虞來奔，僕賃於野。以喪莊公。冬，楚人召之，遂如楚。為右尹。傳言

楚能用賢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

過也。再失閏矣。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夏，衛石惡出奔晉。邾子來

朝。秋八月，大雩。仲孫羯如晉。冬，齊慶封來奔。十

有一月，公如楚。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靈王也乙

未，楚子昭卒。康王也

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

京山曰
附會說也

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歲星也。星紀在丑，斗牛之次。玄枵在子。

虛危之次。十八年晉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是歲歲星在亥，至此年十一歲，故在星紀。」

年乃當在玄枵，今巳在玄枵，淫行失次。以有時，菑陰不堪。陽蛇

乘龍。蛇，玄武之宿。虛危之星。龍，歲星。歲星木也。木為青龍。失次出虛危下，為蛇所乘。

龍宋鄭之星也。歲星本位在東方，東方房心為宋，角亢為鄭，故以龍為宋

鄭之星。宋鄭必饑。玄枵虛中也。玄枵三宿虛枵星在其中。枵

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饑何為？歲為宋鄭之星，今失常淫

入虛耗之次，時復無冰，地氣發洩，故曰土虛民耗。夏，齊侯、陳侯、蔡侯

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于晉。宋之盟

京山曰此因
蔡世子執
君附會之
子產言以
其將也
深子

故也。齊侯將行，慶封曰：「我不與盟，何為於晉？」
陳文子曰：「先事後賄，禮也。小事大，未獲事焉，
從之如志，禮也。雖不與盟，敢叛晉乎？重丘之
盟，未可忘也。子其勸行。」衛人討甯氏之黨，故
石惡出奔晉。衛人立其從子圃，以守石氏之
祀禮也。石惡之先石碯有犬功於衛，邾悼公
國惡之，罪不及不祀，故曰禮。邾悼公
來朝，時事也。秋八月，大雩，旱也。蔡侯歸自晉，
入于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
乎？日其過此也。」君使子展往也勞於東門之外。

而傲也。廷往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惰，乃
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惰傲，以為已心，將
得死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為君也，淫而不
父。通大子僑聞之，如是者，恒有子禍。為三十
班之妻孟孝伯如晉，告將為宋之盟，故如楚。子班弒
其君傳也。蔡侯之如晉也，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
人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今吾子來，寡君
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駟奔問諸晉，而以來。」子
大叔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

京山曰游吉謂
願將死夫后
諸侯誰非貪
將卒而附會

其社稷鎮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此君之
憲令而小國之望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
幣以歲之不易聘於下執事今執事有命曰
女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弃而封守跋涉
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
不唯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
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
憚子大叔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
脩其政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

京山曰附會

乎周易有之在復三三之頤三三曰迷復凶
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而弃其本復歸無
所是謂迷復能無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
以快楚心言楚子必死君往當送其葬楚不幾十年未能
恤諸侯也吾乃休吾民矣禘竈曰今茲周王
及楚子皆將死歲弃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
以害鳥帑周楚惡之旅客處也歲星弃星紀之次客在玄枵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失次於北禍衝在南南為朱鳥
鳥尾曰帑鶉火鶉尾周楚之分故周王楚子受其咎俱論歲星過次梓慎則曰宋鄭饑禘竈則曰周楚王死傳故備舉以示卜占惟人

所九月鄭游吉如晉告將朝于楚以從宋之
 盟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為壇外僕言曰
 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為壇自是
 至今亦皆循之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產
 曰大適小則為壇小適太苟舍而已焉用壇
 僑聞之大適小有五美宥其罪戾赦其過失
 救其蓄患賞其德刑教其不及小國不困懷
 服如歸是故作壇以昭其功宣告後人無怠
 於德小適大有五惡說其罪戾請其不足行

慶氏亂

其政事共其職貢從其時命不然則重其幣
 帛以賀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用
 作壇以昭其禍所以告子孫無昭禍焉可也
 齊慶封好田而耆酒與慶舍政舍慶封子則以其
 內實遷于盧蒲癸氏易內而飲酒內實寶物妻妾也移
 而居而居數日國遷朝焉就於盧蒲氏朝見封使諸亡人得
 賊者以告而反之亡人辟崔氏難出奔者故反盧蒲癸
 癸臣子之子之有寵妻之子之以其女妻癸慶舍之
 士謂盧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慶氏

盧蒲氏皆姜姓曰宗不余辟。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

余取所求焉。惡識宗。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

皆嬖。二子皆莊公黨二十五年崔氏弑莊公

報使執寢戈而先後之。寢戈親公膳日雙雞。

卿大夫之膳食饗人竊更之以驚御者。知之則去其

肉。而以其洎饋。御進食者饗人御者欲使諸

癸玉何之謀洎也子雅子尾怒。二子皆慶封告

盧蒲癸。怒告癸盧蒲癸曰。譬之如禽獸。吾寢

處之矣。使析歸父告晏平仲。平仲曰。嬰之衆

不足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出。有盟可也。

子家曰。子之言云。子家析又焉用盟。告北郭

子車。子車曰。人各有以事君。非佐之所能也。

佐子車名陳文子謂栢子。栢子文子曰。禍將作矣。

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慶封

此木積於六軌之道文子曰。可慎守也已。善其不志盧

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子之兆。曰。或卜攻讎。

敢獻其兆。子之曰。克見血。冬十月。慶封田于

萊。陳無宇從丙辰。文子使召之。請曰。無宇之

父以觀其子所志何如。今其言若此。則不志于慶氏之財可知矣。

母疾病請歸慶季卜之慶季示之兆曰死奉

龜而泣無字乃使歸慶嗣聞之嗣慶封曰禍

將作矣謂子家速歸子家慶禍作必於嘗歸

猶可及也子家弗聽亦無悛志子息曰亡矣

幸而獲在吳越子息陳無字濟水而戕舟發

梁戕殘壞也不欲盧蒲姜謂癸曰有事而不

告我必不捷矣姜癸妻癸告之告欲殺姜曰

夫子復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夫子謂癸

曰諾十一月乙亥嘗于大公之廟慶舍泣事

盧蒲姜告之且止之弗聽曰誰敢者遂如公

麻嬰為尸戶結反慶集為上獻盧蒲癸王何執寢戈

慶氏以其甲環公宮廟在陳氏鮑氏之圍人

為優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馬而飲酒

且觀優至於魚里魚里里名優在樂高陳鮑

之徒介慶氏之甲樂子雅高子尾陳子尾抽

桷擊扉三桷椽也扉門闔盧蒲癸自後刺子

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桷動於

薨薨屋棟以俎壺投殺人而後死言其遂殺慶

繩麻嬰。慶繩公懼。鮑國曰：羣臣為君故也。陳

須無以公歸。稅服而如內宮。言公懼於外慶

封歸。遇告亂者。丁亥。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

克之。入伐內宮。陳鮑在公所故弗克。反陳于嶽。嶽里

請戰。弗許。遂來奔。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

鑑。展莊叔見之。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

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汜祭。汜祭遠散所祭不共汜芳劔反

穆子不說。使工為之。誦茅鴟。亦不知。既而齊

人來讓。奔吳。吳句餘予之朱方。聚其族焉。而

居之。富於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

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

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癸

巳。天王崩。未來赴。亦未書。禮也。崔氏之亂。喪

羣公子。故鉏在晉。叔孫還在燕。賈在句瀆。之

丘。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反其邑焉。

與晏子邺。殿其鄙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

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

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邺。殿乃足欲。足欲亡

三傳

歸慶封自外

幅字是廢喻

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邸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制度。使無遷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嫚。謂之幅利。利過則為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與北郭佐邑六十。受之。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與子尾邑。受而稍致之。公以為忠。故有寵。釋盧蒲癸于北竟。也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得。叔孫穆子曰。必得之。武王有亂。十人。崔杼其有乎。不十人不

足以葬。

葬必須十人。崔氏不能令十人同心。故必得。

既。崔氏之臣

曰。與我其拱壁。

崔氏大壁。

吾獻其柩。於是得之。十

二月乙亥朔。齊人遷莊公殯于大寢。以其棺

尸。崔杼於市。

崔氏弑莊公。又葬不如禮。故以莊公棺著崔杼尸邊。以章其罪。

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

始求崔杼之尸。不得。故傳云國人皆

知。為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

楚。公過鄭。鄭伯不在。伯有廷勞於黃崖。不敬。

穆叔曰。伯有無戾於鄭。鄭必有天咎。

伯有不受戮必

還為鄭。敬民之主也。而弃之。何以承守。鄭人

京山曰。朝。楚與朝。晉等耳。皆不足。也。春秋未。當以朝。楚。為事。夫。秋。以。知。矣。如。以。中。國。事。其。扶。雖。外。諸。侯。未。有。不。書。者。傳。

初崔氏葬莊公薄棺今改殯而以莊公之棺盛崔杼之尸而暴之于市

左氏引詩不用其全句

使諸侯道敝命于二國之間財力殫遺數世不靖向成之罪也

不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敬可弃乎。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我楚國之為。豈為一人行也。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邇。飢寒之不恤。誰遑其後。不如姑歸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矣。子服子始學者也。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成伯榮駕鷲公遂行。宋向戌曰。我一人之為。非為楚也。饑寒之不恤。誰能恤楚。姑歸而息民。待其立君而為之備。宋公遂

反。楚屈建。午。趙文子喪之。如同盟禮也。宋盟甲之際不以此廢好故曰禮

不衷甲之是讓而喪之何為是謂失志

京山曰靈王崩後二十有二月聞赴始書子喪不赴不書于禮何者直不殆也不書葬見之不

告。故書之以徵過也。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寅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夏五月。公至自

楚。庚午。衛侯衎卒。閔弒吳子餘祭。仲孫羯會晉

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

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晉侯使士鞅來聘。

杞子來盟。吳子使札來聘。秋九月。葬衛獻公。齊

高止出奔北燕。冬。仲孫羯如晉。

京山曰每歲首公在不書昭正公不在昭少釋不朝昭十六年正月公在晉而不朝知此非為不朝也為身止公絕公後書以甚楚身

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釋不朝正于廟也楚人使公親祔公患之穆叔曰祔殯而祔則布幣也乃使巫以桃茱先祔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二月癸卯齊人葬莊公於北郭兵死不入兆域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于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楚郊敖即位王子圍為令尹鄭行人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代之昌松柏之下其草不殖公還及方城李武子取卞使公冶問璽書追而

敘衰微氣象極悲婉

與之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冶致使而退及舍而後聞取卞公曰欲之而言叛祗見疏也公問公冶曰吾可以入乎以季氏疏已故不敢入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冶冕服固辭強之而後受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勸公歸也五月公至自楚公冶致其邑於季氏而終不入焉曰欺其君何必使余季孫見之則言季氏如他日不見則終不言季氏及疾聚其臣曰我死必無

以冕服斂非德賞也。言公畏季氏而賞其使非以我有德且無

使季氏葬我葬靈王鄭上卿有事子展使印

段往伯有曰弱不可子展曰與其莫往弱不

猶愈乎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東西南北

誰敢寧處堅事晉楚以蕃王室也王事無曠

何常之有遂使印段如周。傳言周衰卑於晉楚吳人伐

越獲俘焉以為闔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闔

以刀弑之。言以刀明近刑人鄭子展卒子皮即位於

是鄭饑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餼

國人粟戶一鍾。在喪故以父命也六斛四斗曰鍾是以得鄭

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以為上卿宋司城

子罕聞之曰鄰於善民之望也宋亦饑請於

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

不書為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饑人叔向聞之

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得

國乎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氏加焉其以宋

升降乎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六月知悼子

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鄭子大

京山曰是年
秋高止出奔
燕昭公二十
年出奔
楚附會之

公室卑微
魯君無臣

叔與伯石往。子大叔見大叔文子。與之語。文
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叔曰。若之何哉。晉
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肄是屏。其弃諸姬亦
可知也。已。諸姬是弃。其誰歸之。吉也。聞之。弃
同。卽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
晉不鄰矣。其誰云之。齊高子容與宋司徒見
知伯。女齊相禮。賓出。司馬侯言於知伯曰。二
子皆將不免。子容專。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
知伯曰。何如。對曰。專則速。及侈將以其力斃。

專則人實斃之。將及矣。范獻子來聘。拜城杞
也。公享之。展莊叔執幣。射者三耦。公臣不足
取於家。臣家臣展瑕。展王父爲一耦。公臣公
巫召伯仲顏莊叔爲一耦。鄆鼓父黨叔爲一
耦。言公室卑微。公臣不能備於三耦。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
治杞田。使魯歸前侵杞田。所歸少。故不書。弗盡歸也。晉悼夫
人愠曰。齊也取貨。夫人平公母杞女也。先君若有知也。
不尚取之。公告叔侯。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揚
韓魏皆姬姓也。八國皆晉所滅。晉是以大。若非侵小。

京山曰因叔孫
先附會之謂
詩觀我而
德之隆也
之興七如燭照
果爾札賢子
仲尼達矣行
尼以子琴師
寢在齊州
而須以時且
解豈有神
其邪札聘在
襄公二十九年
孔子哀公十
一年自衛反
魯曰心自衛
後雅頌得於
札先五十九年
觀樂非一
合其為後
也傳以為丘
明作不察耳

將何所取武獻以下兼國多矣誰得治之杞
夏餘也而即東夷魯周公之後也而睦於晉
以杞封魯猶可而何有焉何有盡歸之魯之於晉
也職貢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於朝
史不絕書府無虛月如是可矣何必瘠魯以
肥杞且先君而有知也毋寧夫人而焉用老
臣杞文公來盟書曰子賤之也吳公子札來
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
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

子為魯宗鄉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
禍必及子為昭四年豎牛作亂起本請觀於周樂使工為
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
勤而不怨矣為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
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
其衛風乎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
之東乎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
也是其先亡乎譏其煩碎知不能久為之歌齊曰美哉
泱泱乎大風也哉泱泱弘大之聲表東海者其大公

三傳
三傳
三傳
許二頁十四

乎。國未可量也。為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為之歌。魏曰美哉風。風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鄆以下。無譏焉。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

遺民焉。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偏。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劓南籥者。皆文王之樂曰美哉。猶有憾。文王恨不及也。致太平見舞大武者。武王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殷湯樂

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

舞大夏者。禹之樂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

能脩之。見舞韶。劄者。舜樂曰德至矣哉。大矣。如

天之無不疇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

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

請已。聞秦詩謂之夏聲。聞頌曰五聲。和八風。平皆論聲以參政也。其出聘

也。通嗣君也。故遂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

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

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

陳栢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樂高之難。聘

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

衣焉。吳地貴縞。鄭地貴紵。故各獻已所貴。謂子產曰。鄭之執政

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之以禮。不

然。鄭國將敗。適衛。說蘧瑗。史狗。史朝之子。文子。史鮪。

公子荆。公叔發。公叔文子。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

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鐘聲焉。曰異

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於戮。辯猶爭也。夫子

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

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

之在此也。猶燕之巢于幕上。君又在殯。而可
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聞義

能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
改萃於三族乎。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

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

直。必思自免於難。秋九月。齊公孫薑。公孫竈

放其大夫高止於北燕。乙未。出。書曰。出奔。罪

高止也。高止好以事自為功。且專。故難及之。

冬。孟孝伯如晉。報范叔也。為高氏之難。故高

豎以盧叛。十月庚寅。問丘嬰帥師圍盧。高豎

曰。苟使高氏有後。請致邑。齊人立敬仲之曾

孫。鄒敬仲良敬仲也。十一月乙卯。高豎致盧

而高僕出奔晉。晉人城縣而寘旃。晉人善鄭伯有

使公孫黑如楚。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是

殺余也。伯有曰。世行也。子皙曰。可則往。難則

已。何世之有。伯有將強使之。子皙怒。將伐伯

有氏。大夫和之。十二月己巳。鄭大夫盟於伯

有氏。禘。諶曰。是盟也。其與幾何。言不能詩曰

有氏禘諶曰。是盟也。其與幾何。言不能詩曰

有氏禘諶曰。是盟也。其與幾何。言不能詩曰

大臣無紀
如此何以
為國

鄭人私語

見子產得
國人之心
同類服之
人人屬望

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今是長亂之道也。禍未
歇也。必三年而後能紓。然明日政將焉往。裨
諶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其焉辟子產。舉不
踰等，則位班也。擇善而舉，則世隆也。天又除
之，奪伯有魄。喪其精神為子產驅除子西即世將焉辟
之。天禍鄭久矣，其必使子產息之。乃猶可以
戾，不然將亡矣。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遠罷來聘。夏四月，蔡
世子般弒其君固。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天

王殺其弟佞夫。王子瑕奔晉。秋七月，叔弓如宋
葬宋共姬。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
良霄。冬十月，葬蔡景公。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
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
澶淵，宋災故。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遠罷來聘。通嗣君
也。穆叔問王子之為政何如。王子圍為令尹對曰：吾
儕小人食而聽事，猶懼不給命，而不免於戾。
焉與知政固問焉。不告。穆叔告大夫曰：楚令

尹將有大事子蕩將與焉子蕩助之匿其情子蕩

矣子圍素貴郊敖微弱諸侯皆子產相鄭伯知其將為亂故穆叔問之

以如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對曰吾得見與

否駟氏子皙在此歲也駟良方爭未知所成也良氏伯

也有若有所成吾得見乃可知也叔向曰不既

和矣乎對曰伯有侈而復子皙好在人上莫

能相下也雖其和也猶相積惡也惡至無日

矣二月癸未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

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

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

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

三之一也三分六甲之一得吏走問諸朝師

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也

在文十是歲也狄伐魯叔孫莊叔於是乎敗

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名

其子七十三年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亥

二畫在上併三六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亥

為身如笑之六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

上二畫豎置身旁

能記晉國之大數豈不能記年蓋以觀國也老人亦非常公矣

六旬也。文伯士弱之子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

召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

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使吾子辱在泥塗。又

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為政。辭

以老。與之田。使為君復陶。復陶。主衣服之官。以為絳

縣師。縣師。掌地域辨其夫家人民。而廢其輿衛。於是魯使

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媮

也。有趙孟以為大夫。有伯瑕以為佐。有史趙

師曠而容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

朝多君子。其庸可媮乎。勉事之。而後可。夏四

月己亥。鄭伯及其大夫盟。君子是以知鄭難

之不已也。蔡景侯為太子般娶于楚。通焉。大

子弑景侯。終于產言有子禍也。初王儋季卒。儋季周靈王弟。其

子括將見王而歎。括除服見靈王入朝而歎。單公子愆期。

為靈王御士。過諸廷。聞其歎而言曰。烏乎。必

有此夫。欲有此朝廷之權。入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

感而願大視。蹠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害。

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

靈王能聽
單子之言
早除儋括
必能全兄
弟之恩

佞夫之死
命也是靈
王不聽童
子之言以
害其弟

犯此七難

夫佞夫靈王佞夫弗知戊子儋括圍蕪逐成

愆成愆奔平時五月癸巳尹言多劉毅單蔑

甘過鞏成殺佞夫括瑕廖奔晉書曰天王殺

其弟佞夫罪在王也或叫于宋太廟曰譖譖

出出鳥鳴于亳社如曰譖譖皆火妖也甲午宋大

災宋伯姬卒待姆也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

婦女待人婦義事也六月鄭子產如陳涖盟

歸復命告大夫曰陳亡國也不可與也聚米

粟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撫其民其君弱植

公子侈太子卑大夫敖政多門以介於大國

能無亡乎不過十年矣為昭八年楚滅陳秋七月叔

弓如宋葬共姬也鄭伯有者酒為窟室而夜

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巳朝者曰公焉在家臣故謂

伯有其人曰吾公在壑谷皆自朝布路而罷

布路既而朝則又將使子皙如楚歸而飲酒

庚子子皙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

梁醒而後知之遂奔許大夫聚謀子皮曰仲

虺之志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

此章見鄭
之中哀得
子產而復
興

乘醉而奔

雍梁不知

其奔也醒

而後知其

伐且焚而

又知已之
奔也

駟氏子哲
良氏伯有

之利也。罕駟豐同生。

罕子皮駟子哲豐公孫段也三家本同母兄弟

伯有汰侈故不免。

三家同出而伯有孤特又汰侈所以亡

人謂

子產就直助彊。

時謂子哲直三家彊

子產曰豈為我徒。

徒黨也言不以駟良為黨

國之禍難誰知所敝或主彊直。

難乃不生。

言能彊能直則可弭難今三家未能則伯有方爭

姑成吾

所欲以無所附著為所

辛丑子產斂伯有氏之死者而

殯之不及謀而遂行。

不與於國謀

印段從之。

義子產

子皮止之衆曰人不我順何止焉子皮曰夫

子禮於死者況生者乎遂自止之壬寅子產

入癸卯子石入。

子石印段

皆受盟于子哲氏乙巳

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大宮盟國人于師之梁

之外。

鄭城門

伯有聞鄭人之盟已也怒聞子皮

之甲不與攻已也喜曰子皮與我矣癸丑晨

自墓門之瀆入。

鄭城門

因馬師頡介于襄庫以

伐舊北門。

馬師頡子羽孫

駟帶率國人以伐之。

駟帶子西

之子子哲之宗主

皆召子產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

從天所與伯有死於羊肆子產襚之枕之股

而哭之斂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

此章見鄭之中表得子產而復興左氏於此叙事更佳

平則無怨
子產之處
人已惟平
也禹之不
怨舜三家
之不怨孔
子亦然觀
其處伯有
之事可見

京山曰非大
夫則已為大
天也山豈以
人削之豈上
書鄭良書
出李後入
下不得更加
大天尋常
失之

葬諸斗城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

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於是游吉

如晉還聞難不入復命于介八月甲子奔晉

駟帶追之及酸棗與子上盟用兩珪質于河

子上駟使公孫肸入盟大夫已已復歸游吉

書曰鄭人殺良霄不稱大夫言自外入也既

位絕非復於子矯之卒也子矯公將葬公孫

揮與裨竈晨會事焉會葬過伯有氏其門上

生莠子羽曰其莠猶在乎於是歲在降婁降

婁中而旦禪竈指之曰猶可以終歲降指

婁也歲星十歲不及此次也已降婁及其亡

也歲在娥訾之口娥訾營室東壁二十八年

在娥訾是歲星其明年乃及降婁僕展從伯

有與之皆死伯有羽頡出奔晉為任大夫羽

馬師雞澤之會鄭樂成奔楚遂適晉羽頡因

之與之比而事趙文子言伐鄭之說焉以宋

之盟故不可子皮以公孫鉏為馬師鉏子罕

羽楚公子圍殺大司馬蔣掩而取其室蔣掩

二十

詰焚公子圍。孫太后。黑蒸赫而取其室。二十

之盟。姑不。其子。以公孫。監為黑鴨。之子。升

之與。之。其。而。事。故。文。子。言。外。漢。之。結。無。以。宋

詰。戰。之。會。漢。樂。太。奔。焚。殺。商。音。厥。詰。因

有。與。之。皆。死。前。有。其。用。平。以。文。割。婁。對。吳。孫。自

少。燕。并。嫩。誓。之。口。魏。聖。至。武。文。計。今。三。十。半

二。半。而。一。絲。燕。不。及。其。大。也。日。制。婁。又。其。上

婁。中。而。且。全。婁。縣。審。部。文。曰。醉。何。以。然。燕。計。制

信也。夫諸侯之上卿會而不信。寵名皆弃。不

信之不可也。如是。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信之謂也。又曰。淑慎爾止。無載爾偽。不信之

謂也。書曰。某人某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尤之

也不書魯大夫諱之也。鄭子皮授子產政辭

曰。國小而偏。族大寵多。不可為也。子皮曰。虎

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小能事

大國。乃寬。子產為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伯

伯石即子石公孫段印段

公孫段有子大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

事欲使之

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愛於邑邑將焉

往子大叔曰若四國何恐為四鄰所笑子產曰非相

違也而相從也言賂以邑欲為和順四國何尤焉鄭書

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大以待

其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伯有既死

使大史命伯石為卿辭大史退則請命焉大史更命已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

是以惡其為人也使次已位畏其作亂子產

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

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

因其有罪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曰唯君用鮮衆

給而已子張怒子張豐卷退而徵役召兵欲攻子產子產

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

其田里請於公不沒入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

入焉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

之又音處上聲綿絮裝衣取我田疇而伍之

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

三傳

豈卷子產處之忠厚在先則其行法也無怨

綿絮裝衣曰褚蘇頰褚無長質

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秋九月癸巳。子野卒。巳亥仲孫羯卒。冬十月。滕子來會葬。癸酉。葬我君襄公。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

三十一年春王正月。穆叔至自會。見孟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

京山日附會

古人思勢
猶為結網
之計不如
是不能自
存

若趙孟死。為政者其韓子乎。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言韓起有君子之德。今方知政可素往立

善晉君將失政矣。若不樹焉。使早備魯。既而

政在大夫。韓子懦弱。大夫多貪。求欲無厭。齊

楚未足與也。魯其懼哉。孝伯曰。人生幾何。誰

能無偷。朝不及夕。將安用樹。穆叔出而告人

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又甚

焉。又與季孫語晉故。季孫不從。及趙文子卒。

晉公室卑。政在侈家。韓宣子為政。不能圖諸

觀晉政多
門而執政
又弱則早
樹之亦無
益

侯魯不堪晉求。讒慝弘多。是以有平丘之會。

平丘會在昭十三年。齊子尾害閭丘嬰。欲殺晉人執季孫意如。

之使帥師以伐陽州。我問師故。魯以師往問齊何故伐我。

夏五月。子尾殺閭丘嬰。以說于我師。伐魯者嬰所為。

也。伐陽州不書不成伐。工偻灑。渚竈孔虺。賈寅出奔莒。

四子嬰之黨。出羣公子。昭十年。樂高之難復羣公子。公作楚宮。

穆叔曰。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君欲楚

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

月辛巳。公薨于楚宮。叔仲帶竊其拱壁。以與

御人。納諸其懷。而從取之。由是得罪。立胡女

敬歸之子子野。胡歸姓之國。敬歸襄公妾。次于季氏。秋九

月癸巳卒。毀也。過哀毀瘠。以致滅性。巴亥。孟孝伯卒。立

敬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稠。穆叔不欲。曰。大

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

鈞則上。古之道也。非適嗣。何必娣之子。且是

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感而有嘉容。是謂不度。

不度之人。鮮不為患。若果立之。必為季氏憂。

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

法度之言
百世皆驗
此穆叔先
見

於是更端
說起自立
一斷之詞

衰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冬十月。滕成公來會。葬。惰而多涕。子服惠伯曰。滕君將死矣。怠於其位。而哀已甚。兆於死所矣。能無從乎。癸酉。葬襄公。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脩。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閭閥。厚其牆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爲盟主。繕完葺牆。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勾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間。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爲盟主也。宮

室卑。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殿繕脩。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圻人以時

填館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

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轄。隸人牧圉。各瞻

其事。瞻視客所當得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展陳也。謂羣官各陳

其物以待賓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賓得速去則事不廢憂

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

至如歸。無寧蓄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

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

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天癘不戒。賓見

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

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

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脩垣而行。君之惠

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

德。而以隸人之垣。以羸諸侯。羸受也是吾罪也。

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

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

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

韻會羸春
餘也。又曰
受也。盛也
子產之意
宜脊字意
是謂苦削
也

京山曰欲朝
晉而畏楚命
耳傳以為
札何之有

京山曰子弑
父猶云罪在
父豈春秋
之義

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鄭子皮使印段

如楚。以適晉。告禮也。莒犁比公生去疾。及展

輿。既立展輿。又廢之。犁比公虐。國人患之。十

一月。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弑之。乃立。展輿立為

君去疾奔齊。齊出也。展輿吳出也。書曰莒人

弑其君。買朱鉏。買朱鉏密州之字言罪之在也。罪在鉏也

吳子使屈狐庸聘于晉。狐庸巫臣之子成通

路也。通吳晉之路趙文子問焉。曰延州來季子其

果立乎。巢隕諸樊。在二十五年闞戕戴吳。在二十九年

吳餘祭天似啓之何如。對曰不立。是二王之命

也。非啓季子也。若天所啓。其在今嗣君乎。嗣君

謂夷末甚德而度。德不失民。度不失事。民親而

事有序。其天所啓也。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

孫實終之。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十二

月。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宋之盟故也。

過鄭。印段廷勞于棐林。如聘禮而以勞辭。文

子入聘。子羽為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逆客。

叙事神妙
上乘文字

上段敘基
盤下段敘
下基行復
兩遍

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結所謂有禮也。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

連叙鄭事
津：左氏
樂道子產
之善

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

聞而藥之也。

以為已藥石

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

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

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

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子皮欲

使尹何為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

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

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

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

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

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

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

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

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

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

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

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

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

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

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為鄭國。我為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為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為鄭國。傳言子產之治乃子皮之力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

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為鄭國。我為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為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為鄭國。傳言子產之治乃子皮之力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

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

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為臣，蠻夷帥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為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

專以文王當威儀必有見

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統三月取鄆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六月丁巳邾子華卒晉荀息帥師敗狄于大鹵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與出奔吳叔弓帥師疆鄆田葬邾悼公冬十有一月巳酉楚子麇卒楚公子比出奔晉

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

專以文王當威儀必有見

左傳昭公元年起五年止

昭公名裋，襄公之母齊歸在位二十五年，遂于齊在外八年。于二十二年薨于乾侯，諡法威儀恭明曰昭。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三月，取鄆。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六月丁巳，邾子華卒。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與出奔吳。叔弓帥師疆鄆田。葬邾悼公。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楚公子比出奔晉。

元年春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取於公孫段氏
伍舉為介伍舉椒舉介副也將入館鄭人惡之使行

人子羽與之言乃館於外既聘將以衆逆以兵

入逆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

足以容從者請墀聽命欲於城外除地為墀行昏禮令尹

命大宰伯州犁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

將使豐氏撫有而室豐氏公孫段圍布几筵告於

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

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不寧唯是又

辭命最志

〇〇

使圍蒙其先君蒙欺也告先君而來不得成禮於女氏之廟故以為欺先

君將不得為寡君老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

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恃大國而無備則是罪

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

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

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

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伍舉知其有備也請

垂橐而入許之正月乙未入逆而出遂會於

虢尋宋之盟也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

人得志於晉。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子木之信。稱於諸侯。猶詐晉而駕焉。況不信之尤者乎。楚重得志於晉。晉之耻也。子相晉國。以為盟主。於今七年矣。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淳于。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讟。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耻。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賜矣。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

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為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穠是萎。雖有饑饉。必有豐年。且吾聞之。能信不為人下。吾未能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信也。能為人則者。不為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為害。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舊書宋之盟書。楚恐晉先歆故。

○
○
欲從晉人許之。三月甲辰盟。楚公子圍設服。舊書離衛。設君服。二人執戈陳於前。以自衛。離陳也。叔孫穆子曰。楚公

此左氏用意
成文故章
法參差而
谷間整肅
有故有收
而以子羽
之評結束
之工乘之
筆也

子美矣君哉。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禮國君行

有二執戈者在殿屋屏蔽以自殊異蔡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王為

君。言假以飾鄭行人揮曰：假不反矣。言將遂為君

伯州犁曰：姑憂子皙之欲背誕也。襄三十二年鄭子

哲殺伯有背命子羽曰：當璧猶在，假而不反。

子其無憂乎？當璧謂弃疾事在昭十三年言弃疾有當璧之命圍雖取國猶

將有難不無憂也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愍矣。二子謂王子圍

及伯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二子樂矣。言以憂生

事事成而樂衛齊子曰：苟或知或，雖憂何害？齊子齊惡

言先知為備雖有憂難無害宋合左師曰：大國令，小國共。

吾知共而已。晉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善矣。

吾從之。暴虎馮河退會。子羽謂子皮曰：叔孫絞而

婉，宋左師簡而禮，樂王鮒字而敬，子羽子家

持之。子子皮子家蔡公孫歸皆保世之主也

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子招樂

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

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大誓

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三大夫兆憂。憂能無
至乎。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季武子伐莒。取
郟。莒人告於會。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退。而魯
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時叔孫豹在會。欲戮之。樂桓子
相趙文子。欲求貨於叔孫。而爲之請。使請帶
焉。弗與。梁其錕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叔孫
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
是禍之也。何衛之爲。人之有牆。以蔽惡也。牆
之隙壞。誰之咎也。衛而惡之。吾又甚焉。雖怨

帶其褊矣
謂帶已褊
盡裂裳帛
與之使作
帶也

長篇辭命

季孫魯國何罪。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
怨。然鮒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
之。曰。帶其褊矣。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
也。思難不越官。信也。圖國忘死。貞也。謀主三
者。義也。有是四者。又可戮乎。乃請諸楚。曰。魯
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畏威而敬命矣。子若
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若子之羣吏。處不辟汚。
出不逃難。其何患之。有患之所。生汚而不治。
難而不守。所由來也。能是二者。又何患焉。不

三

左傳

五

靖其能其誰從之。安靖賢能則衆附從魯叔孫豹可謂

能矣。請免之以靖能者。子會而赦有罪。又賞

其賢。諸侯其誰不欣焉。望楚而歸之。視遠如

邇。疆場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王伯之令

也。引其封疆而樹之官。舉之表旗而著之制

令。過則有刑。猶不可壹於是乎。虞有三苗。夏

有觀扈。商有姒邳。周有徐奄。自無令王。諸侯

逐進狎主。齊盟其又可壹乎。恤大舍小。足以

為盟主。又焉用之。焉用治小事封疆之削。何國蔑

有主。齊盟者誰能辯焉。吳濮有釁。楚之執事

豈其顧盟。莒之疆事。楚勿與知。諸侯無煩不

亦可乎。莒魯爭鄆。為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

社稷。可無元也。去煩宥善。莫不競勸。子其圖

之。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令尹享趙

孟。賦大明之首章。趙孟賦小宛之二章。事畢

趙孟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為王矣。何如。對曰。

王弱。令尹彊。其可哉。雖可不終。趙孟曰。何故。

對曰。彊以克弱而安之。彊不義也不義而彊。

其斃必速。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彊不義也。令尹爲王，必求諸侯。晉少孺矣，諸侯將往。若獲諸侯，其虐滋甚，民弗堪也。將何以終？夫以彊取，不義而克，必以爲道。道以淫虐，弗可久已矣。夏四月，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鄭伯兼享之。子皮戒趙孟，禮終。趙孟賦《瓠葉》。子皮遂戒穆叔，且告之。穆叔曰：趙孟欲一獻。子其從之。子皮曰：敢乎？穆叔曰：夫人之所欲也，又何不敢及享。具五獻之邊豆於幕下。禮朝

列國歌詩
式序百辟
因以觀成
敗一時之
風如此定
哀時不復
矣

之制。大國
之鄉五獻。趙孟辭私於子產曰：武請於冢宰矣。冢宰子皮請
謂賦瓠葉乃用一獻。趙孟爲客，禮終乃宴。鄉會公侯享宴
皆拆俎不體薦穆叔賦《鵲巢》。趙孟曰：武不堪也。又賦《采芣》。曰：小國爲芣，大國省穡而用之，其何實非命？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趙孟賦《常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尤也可使無吠。受子皮
之詩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與拜，舉兕爵曰：小國賴子知免於戾矣。飲酒樂。趙孟出曰：吾不復此矣。不復見
此樂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

京山曰夫朝不謀夕人之恒言何遂當死此附會之尤詭者

終穆叔之

於賴館於雒汭。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為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弃神人矣。神怒民叛，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神怒不歆其祀，民叛不即其事，祀事不從，又何

此叔孫豹也。季氏之不淑如此，宜其再世而微也。

以年。叔孫歸，曰：天御季孫，以勞之。旦及日中

不出。

恨季孫伐莒使已幾被戮

曾天謂曾阜

曾阜叔孫家臣

曰：旦

及日中，吾知罪矣。魯以相忍為國也，忍其外

不忍其內，焉用之？阜曰：數月於外，一旦於是

庸何傷？賈而欲贏，而惡踴乎？阜謂叔孫曰：可

以出矣。叔孫指楹曰：雖惡，是其可去乎？乃出

見之。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

黑又使強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

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於二子，請

使女擇焉。皆許之。子皙盛飾入布幣而出。布幣子皙自房觀之曰。子皙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子皙怒。既而櫜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子皙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乃執子南而數之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奸之。畏君

力不能制
黑先行楚
是子產一
時之權

之威。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為國也。今君在國。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奸國之紀。不聽政也。子皙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也。兵其從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女。忍殺宥女。以遠勉速行乎。無重而罪。五月庚辰。鄭放游楚於吳。將行。子南。子產咨於大叔。大叔游楚之兄子曰。吉不能元身。焉能元宗。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

京山曰按周
公遺兄弟
之謫避位
成王殺管
叔公實不
預詩書俱
在可考而
其書起于
古命書有
古文亦傳
有取微言
誣取以誣
微

終事八反
者享晉侯
備九獻之
儀先自齎
其一其餘
之幣往返
八次終席
而成禮其
富力如此

叔而蔡蔡叔蔡蔡上素葛反下如字夫豈不愛王室故

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為二年鄭殺公

孫黑秦后子有寵於相如二君於景其母曰

弗去懼選數其罪而加戮癸卯鍼適晉其車千乘書

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后子享晉

侯造舟于河造舟為梁通秦晉之道十里舍車一舍八乘為八

反之自雍及絳歸取酬幣終事八反每十里以八乘

車各以次載幣相授而還不徑至故言八反

千里用車八百乘其二百乘以自隨故言千

乘秦鍼欲盡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於此

而巳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

得見言已坐車多故出奔女叔齊以告公叔齊司馬侯且曰

秦公子必歸臣聞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

令圖天所贊也后子見趙孟趙孟曰吾子其

曷歸對曰鍼懼選於寡君是以在此將待嗣

君趙孟曰秦君何如對曰無道趙孟曰亡乎

對曰何為一世無道國未艾也國於天地有

與立焉不數世淫弗能斃也趙孟曰天乎對

曰有焉趙孟曰其幾何對曰鍼聞之國無道

車重車輕
車不得旋
轉終不如
步之捷速

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鮮不五稔。趙孟視蔭
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后子出而告人曰。
趙孟將死矣。主民翫歲而惕。日其與幾何。鄭
為游楚亂故。六月丁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
公孫段氏。罕虎。公孫僑。公孫段。印段。游吉。駟
帶。私盟于閨門之外。實薰隧。公孫黑強與於
盟。使大史書其名。且曰七子。子產弗討。晉中
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大原。崇卒也。將戰。
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

也。非魏舒不
能斷非荀
吳不能容

伍兩專參
偏所謂五
陳也

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
五乘為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
為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
為左角。偏為前拒。皆臨時處置之以誘之。翟人笑
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荀吳能用善謀莒展輿立而

奪羣公子秩。公子召去疾于齊。秋。齊公子鉏
納去疾。展輿奔吳。叔弓帥師。疆鄆田。因莒亂
也。於是莒務婁。晉胡公子滅明。以大厖與常
儀靡奔齊。君子曰。莒展之不立。弃人也。奪羣公子

京山曰。執父之
子。雖不奪人
之秩。得長也
類此。傳言偏蔽

秩人可弃乎。詩曰無競惟人。善矣。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為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于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懷胎為震夢帝謂已。余

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為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宣猶通也汾洮二障大澤。以處大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沈姒蓐黃實守其祀。四國臺駘之後今晉主汾而滅之矣。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

乎崇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崇之。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為焉。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脩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壹之。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君子是以惡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古之

所慎也。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內實有

四姬焉。

同姓。姬四人。

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

弗可為也已。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

據異姓去同姓故言省。

叔向曰。善哉。肸未之聞也。此皆

然矣。叔向出行。行人揮送之。叔向聞鄭故焉。且

問子皙。對曰。其與幾何。無禮而好陵人。怙富

而卑其上。弗能久矣。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

物君子也。重賄之。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

和親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

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有煩手淫聲。惝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物亦如之。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恣心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爲五色。徵爲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爲四時。序爲五節。過則爲菑。陰

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菑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是以云也。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

之所生也。於文皿蟲為蠱。穀之飛亦為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三三皆同物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楚公子圍使人懼。子產曰。不害。令尹將行大事。而先除二人懼。子也。二子謂黑肱。伯州犂。禍不及鄭。何患焉。冬。楚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為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己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弑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右尹子

于出奔晉。

子于王。子于比。

宮殿尹子皙出奔鄭。殺大

宰伯州犂于邲。葬王子于邲。謂之邲敖。使赴于

鄭。伍舉問。應為後之辭焉。對曰。寡大夫圍。伍

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為長。

此告終稱嗣。不以篡弑赴諸侯。

子于奔晉。從車五乘。叔向與秦公子同食。

皆百人之餼。

其祿足百人。

趙文子曰。秦公子富。叔

向曰。底祿以德。德鈞以年。年同以尊。公子以

國。不聞以富。且夫以千乘去其國。彊禦已甚。

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彊禦。秦楚匹也。使后子

公子圍弑君自

與子干齒辭曰。鍼懼選楚公子不獲。是以皆

來亦唯命。不獲不得自安言且臣與羈齒無

乃不可乎。謙詞史佚有言曰。非羈何忌。楚靈王即

位。遠罷為令尹。遠啓彊為大宰。鄭游吉如楚

葬邾敖。且聘立君。歸謂子產曰。具行器矣。楚

王汰侈而自說其事。必合諸侯。吾往無日矣。

子產曰。不數年未能也。十二月。晉既烝。趙孟

適南陽。將會孟子餘。甲辰朔。烝于温。庚戌卒。

終劉定公秦鄭伯如晉弔。及雍乃復。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夏。叔弓如晉。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

晉

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為政而來

見禮也。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

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

所以王也。公享之。季武子賦。縣之卒章。韓子

賦角弓。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

君有望矣。武子賦節之卒章。既享。宴于季氏。

京山曰夫
易象作自
周公是也
春秋是時
有魯史耳
孟子云魯
之春秋晉
之春秋楚
之春秋也
何國無史
春秋能重
魯乎不經
聖哉周公
其哀矣何
德之知此
後人因孔子
推重春秋
甚明也

三傳

三傳召公

六

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宣子遂如齊，納幣。見子雅，子雅召子旗。子旗子雅之子使見宣子。宣子曰：非保家之主也。不臣。志氣元見子尾。子尾見彊。彊子尾之子宣子謂之如子旗。臣亦不大夫多笑之。唯晏子信之，曰：夫子君子也。韓起君子有信，其有以知之矣。自齊聘於衛，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澳，宣子賦木瓜。夏四月，韓須如齊，逆女。齊陳

無宇送女致少姜。少姜有寵於晉侯。晉侯謂

之少齊，謂陳無宇非卿，執諸中都。少姜為之

請曰：送從逆，班畏大國也。猶有所易，是以亂

作。韓須公族大夫，陳無宇，上大夫。言齊畏晉，改易禮制，使上大夫送，遂致此執辱之罪。

叔弓聘于晉，報宣子也。晉侯使郊

勞。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無敢為賓。

徹命於執事，敝邑弘矣。敢辱郊使，請辭。致館

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成。臣之

祿也。得通君命，則已為榮。敢辱大館。叔向曰：子叔子知

子產力不能討乘其傷病而誅之

禮哉。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辭不忘國。忠信也。先國後已。卑讓也。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秋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游氏大叔之族。黑為游楚所傷。故欲害其族。傷疾作而不果。前年游楚所擊。創。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駟氏黑之族。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薰

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為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終命也。作凶事為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為褚師。印。子皙之子。褚師。市官。子產曰。印也。若不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晉侯溺於所幸。

此數言即
少安之詞
昔以對晉
侯

為少姜行夫人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
之服故諸侯弔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
服焉叔向言陳無宇於晉侯曰彼何罪君使
公族逆之齊使上大夫送之猶曰不共君求
以貪國則不共而執其使君刑已頗何以為
盟主且少姜有辭謂請無冬十月陳無宇歸
十一月鄭印段如晉弔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夏叔弓如滕五
月葬滕成公秋小邾子來朝八月大雩冬大雨
雹北燕伯款出奔齊

京山曰鄭游
吉如晉平公
妾少姜葬
晉張耀與言
晉如大中將
退矣齊安
平仲與叔向
言陳氏將有
齊叔向齊教
晉公室將岸
夫與外臣言而
揚國惡非禮也
三子不然傳
欲附會先見
適以彰其薄

三年春王正月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
丙與張趯見之梁丙曰甚矣哉子之為此來
也卿共妾葬子大叔曰將得已乎昔文襄之
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
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君薨大夫弔卿共
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足以昭禮命事謀
闕而已無加命矣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
數於守適唯懼獲戾豈敢憚煩少姜有寵而
死齊必繼室今茲吾又將來賀不唯此行也

下四段連
記齊事然
皆敘見晏
嬰之有禮

張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也然自今子其無

事矣譬如火焉火心火中寒暑乃退心以季

而暑退季冬此其極也能無退乎晉將失諸

侯諸侯求煩不獲二大夫退子大叔告人曰

張趯有知其猶在君子之後乎譏其無丁未

滕子原卒同盟故書名齊侯使晏嬰請繼室

於晉曰寡君願事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以

無失時則國家多難是以不獲不腆先君之

適以備內官焜燿寡人之望則又無祿早世

隕命寡人生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

國辱收寡人微福於大公丁公照臨敝邑鎮

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適夫人及遺姑

姊妹若而人言如常人君若不弃敝邑而辱

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韓宣子

使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

社稷之事未有伉儷在縗經之中是以未敢

請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顧敝邑撫有晉

國賜之內主豈唯寡君舉羣臣實受其貺其

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既成昏。晏子受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公弃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鐘。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鐘。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鐘乃大矣。登加也。加一謂加舊量之區。五區為釜。則區二斗。釜八斗。鐘八斛。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貸厚而收薄。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

燠
淋
痛
念
之
聲

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履賤踊貴。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謂陳氏也。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間公命。如逃寇讎。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阜隸。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惰憂。公室之卑。其

何日之有。讒鼎之銘曰。昧且平顯。後世猶怠。況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肸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肸之宗十一族。同祖唯為宗唯羊舌氏在而已。肸又無子。公室無度。幸而得死。豈其獲祀。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蹶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

煩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旣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繫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履賤。旣已告於君。故與叔向語而稱之。景公為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是之謂乎。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旣拜。乃毀之。而為里室。皆如其舊。本壞里室以大晏子之宅故復之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二三

連叙齊事
皆以彰安
子之賢

子先卜鄰矣。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
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
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夏四月。鄭
伯如晉。公孫段相。甚敬而卑。禮無違者。晉侯
嘉焉。授之以策。曰。子豐有勞於晉國。余聞而
弗忘。賜女州田。以胙乃舊勲。伯石再拜稽首。
受策以出。君子曰。禮其人之急也乎。伯石之
汰也。一為禮於晉。猶荷其祿。況以禮終始乎。
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其是之謂乎。初州

此段敘三
子之心事
行事細密
簡切無一
字漏非左
氏何人有
此筆力後
世司馬子
長則有之
然不知左
氏之簡奧

縣欒豹之邑也。及欒氏亡。范宣子趙文子韓

州本屬温

宣子皆欲之。文子曰。温吾縣也。二宣子曰。自

卻稱以別。三傳矣。晉之別縣不唯州。誰獲治

之。文子病之。乃舍之。二子曰。吾不可以正議

而自與也。皆舍之。及文子為政。趙獲曰。可以

取州矣。獲趙文子之子文子曰。退。二子之言。義也。二子

二宣子也違義禍也。余不能治余縣。又焉用州。其

以徼禍也。君子曰。弗知實難。知而弗從。禍莫

大焉。有言州必死。豐氏故主韓氏。伯石之獲

韓宣子請
臨伯石終
必還晉因
可自取

不數語而
意蓋當為
希叩

州也。韓宣子為之請之。為其復取之之故。後

還晉因自欲取之為五月。叔弓如滕葬滕成

公。子服椒為介。及郊。遇懿伯之忌。敬子不入。

忌怨也。懿伯椒之叔父。敬子惠伯曰。公事有

公利。無私忌。椒請先入。乃先受館。敬子從之。

惠伯子服椒也。傳晉韓起如齊逆女。為平公

孫薑為少姜之有寵也。以其子更公女而嫁

公子。更嫁公女人謂宣子子尾欺晉。晉胡受之。宣

子曰。我欲得齊而遠其寵。寵將來乎。寵謂秋

七月鄭罕。虎如晉賀夫人。且告曰。楚人日徵

敝邑。以不朝立王之故。楚靈王新立敝邑之往。則

畏執事。其謂寡君而固有外心。其不往。則宋

之盟云。云交相見進退罪也。寡君使虎布之。宣子

使叔向對曰。君若辱有寡君。在楚何害。脩宋

盟也。君苟思盟寡君。乃知免於戾矣。君若不

有寡君。雖朝夕辱於敝邑。寡君猜焉。君實有

心何辱命焉。君其往也。苟有寡君。在楚猶在

晉也。張趯使謂大叔曰。自子之歸也。小人糞

鄭不得不
請普者之
尤妙

除先人之傲廬曰子其將來今子皮實來小人失望大叔曰吉賤不獲來畏大國尊夫人也且孟曰而將無事吉庶幾焉孟張趨也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穆叔曰不可曹滕二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卑一睦焉逆羣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志曰能敬無災又曰敬逆來者天所福也季孫從之八月大雩旱也齊侯田於苕廬蒲嬰見泣且請曰余髮如此種種余奚能為公曰諾吾告二

子二子子尾子雅歸而告之子尾欲復之子雅不可

曰彼其髮短而心甚長其或寢處我矣九月

子雅放盧蒲嬰于北燕燕簡公多嬖寵欲去

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燕大夫比以殺公之

外嬖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款出奔齊罪之

也十月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日

既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齊公

孫竈卒竈子雅司馬竈見晏子司馬竈齊大夫曰又喪

子雅矣晏子曰惜也子旗不免殆哉以其不臣姜

族弱矣而媯將始昌。二惠競爽猶可。雅子尾齊惠公

之孫又弱一个焉。姜其危哉。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

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

佐淮夷會于申。楚靈王始合諸侯楚人執徐子。秋七月

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

執齊慶封殺之。遂滅賴。九月取鄆。冬十有二月

乙卯叔孫豹卒。

四年春王正月許男如楚楚子止之遂止鄭

伯復田江南許男與焉使椒舉如晉求諸侯

二君待之。二君鄭許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

君有惠賜盟于宋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

歲之不易。言有難寡人願結驩於二三君。謀事補闕

使舉請間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

請於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

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

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唯天

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脩德以待其歸

辭命之最

三傳 左傳卷之八

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況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弃之。吾又誰與爭。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四嶽三塗。陽城大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興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爲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脩德音。以亨神人。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

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若何

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仲孫

公孫無知。晉有里平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爲盟主。

里克平鄭。衛邢無難。敵亦喪之。故人之難。不可虞

也。恃此三者。而不脩政德。亡於不暇。又何能

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隕。

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乃許楚使。使叔向對

曰。寡君有社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諸

侯。君實有之。何辱命焉。椒舉遂請昏。晉侯許

子產勉事
死國而應
對不失其
正

子產曲而
靜

之。楚子問於子產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莫匡其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若不許君，將焉用之？王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必來。從宋之盟，承君之歡，不畏大國，何故不來？不來者，其魯衛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魯，魯衛偏於齊而親於晉，唯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誰敢不至？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逞於人不可，與人同欲，盡濟。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

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

為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

陸，道也。謂夏十月二日，日在虛危。

冰堅而藏之。

西陸朝覲而出之。

謂夏三月，日在昴，異蟄蟲出而用冰。

春分之中，奎星朝見東方。

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

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

玄冥，北方之神。故物皆用黑。

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

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謂二月春

分獻羔祭韭
始開冰室

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

火星昏見東方

謂三月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山

人取之。縣人傳之。

山人虞官縣人遂屬

與人納之。隸人

藏之。夫冰以風壯。

冰因風寒而堅

而以風出。

順春風而散用

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

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蓄霜

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冰。弃而

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為苗。誰

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夏諸侯如

楚。魯衛曹邾不會。曹邾辭以難。公辭以時祭。

衛侯辭以疾。鄭伯先待于申。六月丙午。楚子

合諸侯于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

歸。禮以為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

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

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

有艷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

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

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吾用齊

桓用會召陵之。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

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

之禮六。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

男會公之禮六。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子

產善相小國。王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卒事

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未見者有六焉。又

何以規。宋大子佐後至。王田於武城。久而弗

見。椒舉請辭焉。王使往。曰。屬有宗祧之事於

武城。寡君將墮幣焉。敢謝後見。恨其後至故言將因諸侯

會布幣乃相見徐子吳出也。以為貳焉。故執諸申。言楚

子以疑罪執諸侯楚子示諸侯侈。椒舉曰。夫六王二

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

也。夏桀為仍之會。有緡叛之。商紂為黎之蒐。

東夷叛之。周幽為大室之盟。戎狄叛之。大室中嶽

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弃命也。今君

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子產見左師曰。吾

不患楚矣。汰而復諫。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

十年侈。其惡不遠。遠惡而後弃。惡及遠方善則人弃之善

京山曰傳稱
慶封辱楚
子蓋殺節之
辭其寶賂
慶封亦一義
舉也經以討
賊及傳不達

亦如之德遠而後興。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
吳。宋太子鄭伯先歸。宋華費遂鄭大夫從。使
屈申圍朱方。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
滅其族。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
戮人。慶封唯逆命。是以在此。其肯從於戮乎。
播於諸侯。焉用之。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
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
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
圍弑其君。兄之子麋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

速殺之。遂以諸侯滅賴。賴子面縛銜璧。士袒
輿櫬從之。造於中軍。中軍主所將王問諸椒舉。對

曰。成王克許。許僖公如是。王親釋其縛。受其

璧。焚其櫬。王從之。遷賴於鄢。楚子欲遷許於

賴。使鬬韋龜與公子弃疾城之而還。申無宇

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

克城。竟莫校。謂築城於外竟王心不違。民其

居乎。言將有事不得安也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

命。乃禍亂也。九月取郟。言易也。莒亂。著丘公

立而不撫鄆。鄆叛而來。故曰取。凡克邑不用

師徒曰取。著丘公去疾也鄭子產作丘賦。丘十六井

匹牛三頭今子產別賦其田如魯之田賦田賦在哀十一年國人謗之曰

其父死於路。已為蠶尾。以令於國。國將若之

何。子寬以告。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

之。且吾聞。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

不可逞。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

言。吾不遷矣。遷移也渾罕曰。國氏其先亡乎。渾罕

子寬君子作法於涼。其敝猶貪。作法於貪。敝將

若之何。姬在列。者。蔡及曹。滕。其先亡乎。偪而

無禮。蔡偪楚曹滕偪宋鄭先衛亡。偪而無法。偪晉政

不率法而制於心。民各有心。何上之有。子產權時

救急渾罕冬。吳伐楚。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

役。楚沈尹射奔命於夏汭。歲尹宜咎。城鍾離。

遠啓疆城。巢。然。丹。城。州。來。東。國。水。不。可。以。城。

彭生罷賴之師。彭生楚大夫罷闞韋龜城賴之師初。穆子去

叔孫氏及庚宗。成十六年辟倚如之遇婦人。

使私為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

京山曰悠
誤之譚也

適齊娶於國氏生子孟丙仲壬夢天壓已弗勝

穆子顧而見人黑而上僂深目而陂喙號之

曰牛助余乃勝之旦而皆召其徒無之且曰

志之及宣伯奔齊饋之宣伯僑如穆子之兄

饋宣伯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將存吾宗必召

女召女何如對曰願之久矣言兄始為亂已

蓋忿言魯人召之不告而歸既立在齊生孟丙

立為卿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獻穆子問其姓

問有子否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襄二

牛五六歲召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

牛曰唯皆召其徒使視之遂使為豎豎小也有

寵長使為政公孫明知叔孫於齊公孫明齊

也與叔孫相親知歸未逆國姜子明取之國姜子孟故

怒其子長而後使逆之子孟丙田於丘猶丘

地名遂遇疾焉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強與孟

盟不可欲使從已叔孫為孟鐘曰爾未際際

也孟未與諸大夫相接見饗大夫以落之以豕豬血既具

使豎牛請日入弗謁出命之日詐命及賓至

聞鐘聲。牛曰孟有北婦人之客。北婦人國姜也。客謂公孫

明怒將往。牛止之。賓出使拘而殺諸外。殺孟丙

牛又強與仲盟不可。仲與公御萊書觀於公。

萊書公御士名仲與之私遊觀於公宮公與之環使牛入示之。

入不示。出命佩之。牛謂叔孫見仲而何。叔孫

曰何為。言牛曰不見既自見矣。言仲已自公往見公公

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之。奔齊。疾急命召仲。

牛許而不召。杜洩見告之饑渴授之戈。杜洩叔孫

氏宰也牛不食叔孫叔孫怒欲使杜洩殺之對曰求之而至又何

去焉。言求食可得無為去豎牛下蓋豎牛曰夫

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寘饋于个而退。寘置也个東西

廂牛弗進則置虛命徹。寫器令空示若叔孫已食命去之十

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三日絕糧牛立昭子

而相之。昭子豹之庶子叔孫婣也公使杜洩葬叔孫豎牛

賂叔仲昭子與南遺。昭子叔仲帶也南遺季氏家臣使惡杜

洩於季孫而去之。憎洩不與也同志杜洩將以路葬。

且盡卿禮。路王所賜叔孫車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

乘路葬焉用之。且豕卿無路介卿以葬。不亦

詞直理正

大全併四
傳死而弗
以下有路
字

左乎。彖卿謂季孫介次也季孫曰然。使杜洩舍路不可。

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于王。王思舊勲而賜

之路。復命而致之君。豹不敢自乘君不敢逆王命

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為司徒實書名。

謂季孫也書名定位號夫子為司馬。與工正書服。謂叔

服車服之器工正所書孟孫為司空。以書勳。今死而弗

以。是弃君命也。書在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

也。若命服生弗敢服。死又不以。將焉用之。乃

使以葬。季孫謀去中軍。豎牛曰。夫子固欲去

之。誣叔媚季孫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襄十一年始立中軍楚殺其大夫

屈申。公如晉。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秋

七月。公至自晉。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秦伯卒。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

越人伐吳。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卑公室也。罷中軍季孫稱左師

孟氏稱右師。叔孫氏則自以叔孫為軍名毀中軍于施氏。成諸臧

氏。季孫不欲親其議。勅二家會諸大夫發毀置之計。又取其令名初作中軍

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家各有季氏盡征

之。無所入叔孫氏臣其子弟。以父兄孟氏取

其半焉。復以子弟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

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國人

三家三家隨以書使杜洩告於殯。曰子固欲

毀中軍。既毀之矣。故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欲

毀也。故盟諸僖閔。詛諸五父之衢。受其書而

投之。帥士而哭之。痛叔孫叔仲子謂季孫曰。

帶受命於子叔孫曰。葬鮮者自西門。西門非

門季孫命杜洩。命使從杜洩曰。卿喪自朝。魯

禮也。吾子為國政。未改禮而又遷之。羣臣懼

死。不敢自也。既葬而行。善杜洩仲至自齊。聞

而季孫欲立之。南遺曰。叔孫氏厚。則季氏薄。

彼實家亂。子勿與知。不亦可乎。南遺使國人

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攻仲司宮射之中

目而死。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取叔

邑昭子即位。朝其家眾曰。豎牛禍叔孫氏使

亂大從。從順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

前盧蒲癸
謂崔氏今
南遺謂季
氏蓋小人之
諛一也

自叔孫氏
之生以及
死口皆驗
古之筮法
如此

昭子不知豎牛餓殺其父故但言其見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齊魯界上關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寧風齊地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初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莊叔穆子父得臣也遇明夷三三離下坤上明夷之謙三三艮下坤上謙以示卜楚丘曰是將行行出而歸為子祀以讒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明夷日也離為

日夷傷也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

王已下其二為公其三為卿日中當王食時當公平且為卿

雞鳴為士夜半為阜人定為輿黃昏為隸日入為僚晡時為僕日昃為臺隅中日出闕不在第尊王日上其中日中盛明故以當王食日為二公

旦日為三卿明夷之謙明而未融其當日乎

故曰為子祀莊叔卿也十豹為日之謙當鳥

故曰明夷于飛離為日為鳥離變為謙日光不足故當鳥鳥飛行故曰于

飛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於日為未融象日

之動故曰君子于行之位故將辟難而行當

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旦位在三日又非食離時故曰三日不食離

火也。艮山也。離為火。火焚山。山敗。離艮合於體故

人為言。艮為言敗言為讒。為離所焚故言敗故曰有攸

往。主人有言。言必讒也。離變為艮故言有所往往而見燒故主人

有言言而見敗故必讒言純離為牛。離畜乳牛吉故言純離為牛世亂

讒勝。勝將適離。故曰其名曰牛。焚山則離勝譬世亂則讒

勝山焚則離獨存故知名牛也豎牛非乳牛故不吉謙不足。飛不翔。垂

不峻。翼不廣。故曰其為子後乎。吾子亞卿也。

抑少不終。旦日正卿之位莊叔父子世為亞卿位不足以終盡卦體蓋引而致

之。楚子以屈申為貳於吳。乃殺之。以屈生為

莫敖。使與令尹子蕩如晉。逆女。過鄭。鄭伯勞

子蕩于汜。勞屈生于菟氏。晉侯送女于邢丘。

子產相鄭。伯會晉侯于邢丘。公如晉。自郊勞

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

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為自

郊勞。至于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

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

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

羈弗能用也。好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於他。他謂三家也。言魯君與民無異。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為國君。難將及身。

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

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

於是乎知禮。時晉侯亦失政。叔齊以此諷諫。晉韓宣子如楚。

送女。叔向為介。鄭子皮子大叔勞諸索氏。大。

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

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若奉吾幣。

京山曰晉
女于林兒使
二卿送之
其事楚備
其新婚而
厚人使何
為此也楚
度橫而甚
之事未始
有

帛。慎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思。

終。終無不復。從而不失儀。敬而不失威。道之。

以訓辭。奉之以舊法。考之以先王。度之以二。

國。雖汰侈若我何。及楚。楚子朝其大夫曰。晉。

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

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為閹。以羊舌肸為。

司宮。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

遠啓疆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耻匹夫不。

可以無備。况恥國乎。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

恥人朝聘有珪。享頰有璋。小有述職。大有巡
功。設機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宴有好貨。殮有
陪鼎。熟食為殮。陪加也。加鼎所以厚殷勤。入有郊勞。出有贈賄。
禮之至也。國家之敗。失之道也。則禍亂興。城
濮之役。晉無楚備。以敗於邲。邲之役。楚無晉
備。以敗於鄢。自鄢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
禮。重之以信。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既獲
姻親。又欲恥之。以召寇讎。備之若何。誰其重
此。言怨重。若有其人。恥之可也。若其未有。君亦

圖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麋至。求
昏而薦女。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
欲恥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柰何。韓起之下。
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羊舌肸之下。祁
午。張趯。籍談。女齊。梁丙。張骼。輔。躒。苗。賁。皇。皆
諸侯之選也。韓襄為公族大夫。韓須受命而
使矣。箕襄。邢帶。二人韓氏族。叔禽。叔。叔子羽。皆韓起庶
子。皆大家也。韓賦七邑。皆成縣也。羊舌四族。
皆彊家也。四族銅鞮。伯華。叔向。叔魚。叔虎。兄弟四人。晉人若喪韓

起楊肸。五卿八大夫輔韓須楊石。石叔向子食我也。

因其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

四千。計遺守國者尚有四千乘。奮其武怒以報其大恥。伯

華謀之。伯華叔向兄。中行伯魏舒帥之。其蔑不濟

矣。君將以親易怨。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

備。使羣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

王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厚為韓子禮。王

欲敖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亦厚其禮。韓

起反。鄭伯勞諸國。辭不敢見禮也。奉使君命未反故。

鄭罕虎如齊。娶於子尾氏。晏子驟見之。陳桓

子問其故。對曰。能用善人。民之主也。謂授子產政。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牟夷非卿而

書。尊地也。莒人愬于晉。晉侯欲止公。范獻子

曰。不可。人朝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

成之。惰也。為盟主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乎。

請歸之。間而以師討焉。間暇也。乃歸公。秋七月

公至自晉。莒人來討。不設備。戊辰。叔弓敗諸

蚡泉。莒未陳也。冬十月。楚子以諸侯及東夷

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遠射以繁揚之師。會於夏汭。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于瑣。聞吳師出。遠啓彊帥師從之。遽不設備。吳人敗諸鵠岸。楚子以駟。至於羅汭。吳人使其弟蹇由犒師。楚人執之。將以釁鼓。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爲之備。』尚克知之。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茲敝邑休息。』」

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馮怒。虐執使臣。將以釁鼓。則吳知所備矣。敝邑雖羸。若早脩完。其可以息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爲一人。使臣獲釁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爲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一藏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郊。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乃弗殺楚師。濟於羅汭。沈尹赤會楚子。次於萊山。遠射帥繁揚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及汝

清吳不可入。楚子遂觀兵於坻箕之山。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以蹶由歸。楚子懼。吳使沈尹射待命于巢。遠啓彊待命于雩婁。禮也。秦后子復歸於秦。景公卒。故也。

三傳

楚子遂觀兵於坻箕之山。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以蹶由歸。楚子懼。吳使沈尹射待命于巢。遠啓彊待命于雩婁。禮也。秦后子復歸於秦。景公卒。故也。

